

蕉/窗/漫/笔

## 寒冬静寂

宋燕

冬天,曾是我 least 喜欢的一个季节。是啊,一年之计在于春,这让春天像是一个初生的孩童般讨喜。而夏又是那般明朗而热烈。秋,秋风萧瑟天气凉,千百年来,人们似乎把最为温柔绵长的思念都留给了秋。至于冬,已是一年的收梢了,仿佛生命之火已油尽灯枯,一切只是支离破碎,风烛残年。尤其,南方的冬天,连一场像模像样的雪都不曾有。惟留一片阴冷的天空,潮湿的大地,晦暗的沉云。

可是,当我也到了鬓染雪霜的年纪,当我亦猝不及防地向着人生的冬季飞奔而去,我似乎突然便读懂了,这单调又寂寥的冬。

如果非要用一个人物形象来代表冬天,我想,那一定是一个瘦削而颀长的得道高僧。他形削骨立,素朴清寒,清风般地穿过春之芳草,越过夏之百花,再掠过秋之明月,直至静寂地走向冬,走向天地交合的最深处,最后与天地融为一体,再成为天地。他一路走来,淡定从容,纤尘不染,却又那样轻飘飘地带走了这世界所有的春草、夏花、秋月……从此让天地成为天地,将世界还原成世界。

冬天,看似是枯淡又颓败,实则高远又辽阔,或许在美学中,这便叫做侘寂。冬天,不是来路,而是归处,这似乎又让它蕴藏禅意。

冬天,将飞鸟送返巢,将离人送回家,将花叶送还给大地,将河流送归于静谧。于是青山变得荒芜,绿水变成白冰,大地变为苍黄,长天变得辽阔……是冬天,把世界从一片涂满了墨痕的废纸,还原成一张干净的白纸。从此,春天在上面生芽,夏天在上面著花,秋天在上面写诗……一切都尽情尽兴,因为,无论怎样的浓墨重彩,是非成败,到最后都有冬天,来为这个世界收拾残局。曹公说,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,南方的冬天,没有雪,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片连雪花都不曾有过的玉洁冰清?

记忆里的冬天,母亲在屋外将松柏的枝丫点燃,白茫茫的滚滚浓烟将刚腌好的腊肉熏得金黄喷香。祖母戴着老花镜,在桔黄的灯光下为我们赶制簇新的棉衣或是棉鞋。祖父坐在炉火边煎药,黑色的药罐子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气。祖父说那罐子里的药材,大多是植物老去的根茎,或是果实,如果把它们种进泥土里,来年便会开花结果……父亲端来一碗香浓的热茶放在我的手中,透过厚实的棉手套,依然能感觉到那茶的温度。冬天原本那么寒凉,可正因为寒凉,才让温暖变得那么温暖。像是白乐天曾在冬夜里写下的那句,足以温暖千年的诗: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

因为不喜欢黑夜,所以二十四节气里,我最爱的莫过于冬至。在我心里,冬至,并非冬已至,而是冬已极致。过

一/瓣/心/香

## 妈妈的热心肠

胡佳清

妈妈走了,如一幅画般安静。她能活到耄耋之年,该没什么遗憾了,因为她把一生的热忱和善意分享给了大家。

在我印象中,妈妈是个热情似火的人。她走到哪儿,哪儿都有春风拂面似的微笑和欢歌笑语般的热烈。她秉性率真,有时甚至有些孩童般的可爱和天真。

妈妈的热心肠,我很小的时候就领教过。那年月我家的生活十分艰苦,每逢星期天打顿牙祭,是一家人欢欣鼓舞的节日。我记得有一天午餐,红漆桌上的一个白瓷盘里,豆瓣黄青蒜绿的回锅肉油亮闪闪的,让我垂涎欲滴。待爸爸一声招呼,几兄妹“呼啦”围上桌时,我忽然发现妈妈已经从白瓷盘里装了一小碗,给隔壁阿姨一家端去了。我嘟哝着嘴,对忙得刚刚坐下端起饭碗的她说了些很不中听的话。然而妈妈一如既往地重复先前的举动。后来我渐渐懂些事了,也理解她了。我想,她做这些事时,心里一定是快乐的。

那时妈妈已调到派出所当户籍民警了。她天天笑容整齐,态度热情和蔼,微笑时时挂在脸上。她对所里所外的人都客客气气的,办事认真真,跟辖区老百姓“鱼水情”似的打成一片。有时逢周末,外婆让我去派出所看她,顺便给她捎带些吃的用的。我去时,她别提有多高兴,拉着我的手,声音洪亮地对民警叔叔和阿姨介绍说我是她的儿子。那一瞬,我感到特别幸福。其实她并没有多少时间陪我,成天忙忙碌碌,总是坐不住。整天不是接打电话,接待来访群众,就是和同事商量事情,风风火火地出去巡查。辖区哪家的柴米油盐她都过问,哪户的喜怒哀乐她都清楚。所以,那时,辖区老百姓没有不知道派出所所有个漂亮户籍员叫“赵同志”的。后来,我到教育系统工作,一些年长的同事时时向我提起,当年都知道有个叫“赵同志”的民警,很有人缘,没想到是你的妈妈。我听后,心里升起一股温暖的暖流。

后来,妈妈被调到粮食部门工作,不久又被下派到一家粮店任负责人。她的接触面更广了,和人打交道更

多了,也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。在那个物资紧俏的年代,朋友经常会找她帮忙买船票,买本地的土特产,如藤椅、皮箱、凉床凉板什么的。那时我家住在粮店楼上,经常一家子围着桌子吃饭,突然会听到楼下有人扯起嗓子喊“赵同志、赵同志”,她听见了没任何犹豫,“啪”地一声放下碗筷,一溜烟跑下楼去,很久不见她回来。

退了休的妈妈仍没闲着,她舞剑,跳操,唱歌,打太极拳;继续做公益;还当起了红娘,成就了多对姻缘。前些年她又住进了一家养老院。在养老院里,她每天自告奋勇去厨房帮忙,包饺子包子呀,洗菜择菜呀;饭点到了,跑上跑下招呼老人来餐厅就餐,并拿出自己带的咸菜给每桌分发。周末我常去养老院看她,见她转来转去仍像当年那样忙乎,就开玩笑说:“妈妈,人家不晓得的还以为你是养老院拿工资的员工呢。”她听了孩童般一笑,她清楚我是在表扬她。做公益早已成了她的习惯,成了她的精神支柱。

三亲六戚,常去养老院看望我母亲,给她带来鲜花、水果、牛奶、点心,并不时给她快递各种营养品。这些东西,她从没独享过,每次都会分享给其他老人。每次我去养老院,都会特意给她多买些东西,就是让她把几十年如一日的热忱和善意,继续与大家分享。

完这一天,意味着一年中最为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,剩下的时光只需安下心来,静待花开。重庆的习俗,冬至这天吃羊肉。我常常回忆起小时候,母亲蹲在炉膛前奋力扇火,红色的火苗将母亲的脸映得绯红,那擦得雪亮的银白的蒸锅里,蒸着一大屉粉蒸羊肉。晚间开饭的时候,母亲将蒸锅端起来,放在餐桌的正中央,一家人便在这围着桌子,乐呵呵地喝酒吃肉,闲话家常。记忆里的冬夜,仿佛总是这样,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!

已是一年中最为苦寒的时节了,这反倒让冬天充满了无限的希望。雪莱说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像极了成语里的那句踏雪寻梅。虽然大雪满山,寒冰塞川,可是,就在这天寒地冻,满目荒凉之时,偏偏有一株馨香的梅正悠然绽放,等着我们去探寻、采摘。

“旧时月色,算几番照我,梅边吹笛”。想那清冷冬夜,朗月照雪,梅花初绽,仿佛春将临近,天清地宁,一切是多么地令人欣喜又欢愉呀。而人生,又能经历几次这样彻骨的浪漫,能够见到几回这澄明静宁的冷月、寒梅、清笛……或许纯净与寒凉才是这大千世界的底色,是断舍离的尽头,是本来无一物的菩提。

因为一句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让冬天变得那般富足,仿佛劳作了一年,唯有时至冬日,岁月才变得那般闲适又丰盈。谷物菜蔬早已囤满粮仓,香肠腊肉又已挂在灶头,接下来的时光,只属于自己,于是干自己想干的事。围炉煮茶,雪夜访友或是独钓寒江,哪一样不令人神往呢?

某一年的大寒前夜,加完班回家已是深夜。记忆里,那一夜特别冷,寒风如冰,明月如霜。当走至家门前,突然发现屋外花盆里,祖父健在时种下的白梅,正欲含苞。猛然觉得那冷风里竟隐隐约约地透着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的香。那香,仿佛从浓稠的夜色的尽头飘来,那是天地交合的最深处,是最静谧,也最蓬勃的冬之所在。

寒冬静寂。万物归零,一切焕如新生!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)

诗/绪/纷/飞

## 一地寒露

龚会

1  
嫂子说深秋回乡下  
回收泥土馈赠的豆子、红苕  
不小心踢碎了一地的寒露  
就像目送夜空陨落的流星

2  
我就站在城市杂乱的声中  
相信腐草为萤的传说  
来自村庄的吃语  
故园西望  
只剩下一阵凉过一阵的风  
抱着枫叶荻花呜咽

3  
于是,在彻夜不眠的城市  
遥祭童年故园的深秋  
柴火灶烤熟甜香的红苕  
青瓦房顶着草木香的炊烟

4  
瑟瑟的秋梦失恋了  
清晨赶路,我也踢碎了一地的流星  
和嫂子一样,脚底清凉

5  
如果还有一条河连着梦境  
她叫御临河

滋养了流萤轻点的童年  
如果还有一条江联通血脉  
她叫嘉陵江  
深秋跌落的消水带  
是余生牵挂的琴弦

6  
日渐荒芜的不只是遥远乡村  
还有留守的丛林  
失去牧童的山岗  
找不到背篓与摇篮的归属  
鸟鸣是斜阳最后的伴奏

7  
春笋落入深秋  
自作多情地招呼几点寒鸦  
有西风没瘦马  
祖堂爬满精力旺盛的葛藤

8  
游子的眼眸穿过都市华灯  
只有一弯孤独的弦月  
所有关于农耕的念想  
凝结一地的霜,字字亮白

叩问大地  
谁为故乡曾经的稼穡安魂  
(作者系重庆市长寿区作家协会主席)

## 遗忘

润叶

门口的小板凳被时光钉在原地  
等一个不会再坐的人  
突然记起,早年落在地上的  
半句话,一个眼神  
一瞬间,似乎远离了生活  
再没顾上拿下她肩上的扁担  
取下那捆老柴火

忽然想家,想起走了八年的爷爷奶奶  
是的,从前的风雨都绕过了我

转过身去  
对生存便有了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 
一回头,它消失了  
又正在被遗忘

老家的路会丢掉人的脚印,会发叉  
风顺走好多乳名  
只有树不会胡乱走动  
如果我忘了些什么  
院子里的黄葛树会提醒我  
我们早就逃向城市  
只有那些树,早就站累了  
还在等一个人回家

想到这些,还有尚未老去的父母  
自己健康的身体  
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诗集《云边的村庄》)